

作家访谈

读书札记



蒋子丹近影



# 从「传统作家」到「网络写手」的转身

蒋子丹长篇新作访谈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著名作家蒋子丹自 2008 年出版《动物档案》、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之后,2012 年再次让关注她的读者惊喜:长篇小说《囚界无边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 年 1 月出版)的写作风格、叙事口吻大变;从前她的小说很少讲故事,多以变形人物表现充满荒诞色彩的社会生活,而《囚界无边》却把讲故事放到了首要位置。她化身为“老猫如是说”在天涯社区“舞文弄墨”栏目进行网络写作,事先并没有太多的设计和考虑。后来愈写愈投入,数十万“猫咪”在“天涯”热捧,蒋子丹享受到网络写作带来的快乐。

近日,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与蒋子丹见面,拿到手的《囚界无边》,足有 42 万字,确实让人有沉甸甸的感觉。快人快语的蒋子丹称自己是“菜鸟上路”。听说在网上写小说最考验作者讲故事的能力,又听说网上的读者看小说很挑剔,三五天无人问津,就把你给冷藏了。喜欢挑战的蒋子丹,决定试一试身手。这一试,成就了这部厚实的作品,从“传统作家”到“网络作家”的转身,蒋子丹对自己的这一“玩法”似乎还挺满意。

## Q&A

**海南周刊:**《囚界无边》与您过去的写作风格很不一样。一看书名就知道是描写囚犯和警察的故事。因此有评论说,这是一部社会小说,您同意吗?

**蒋子丹:**我认同这个观点,《囚界无边》确实是一部社会小说,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还比较广泛。目前有一种很粗糙的归纳法,作品中一出现警察和犯人就称之为“涉案题材”,这部小说也就顺理成章被归到这个类别。其实这并不准确,至少《囚界无边》写的是“人”而不是“案”,非要分类的话也得归入“涉人题材”呵。

曾经有人说过,写出不可知、不可能、透明度低的生活,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,我以为这只代表写作目标的一个方面。通过监牢写社会,写人心,而不仅是猎奇,应该成为一个更重要的目标。靠玩噱头弄玄虚来博得读者惊呼,即使玩得出色,在我看来也称不上上品之作。

**海南周刊:**您是如何看待并把握监狱题材的?

**蒋子丹:**有个朋友曾对我说,写监狱题材的小说,就得写冤狱。我对她说,我恰恰不打算写冤狱。不管在哪个国家,除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,冤狱总是少数甚至是个别的事件吧。把主人公定位在冤狱,最容易换取读者的同情,比较省事,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说,冤狱的特定性会收缩作品的容量,把关怀都集中到申冤昭雪上去。在现实生活中,像作品中的陈山妹、高芒种这样的囚犯并不少见,他们肯定是触犯了法律,甚至犯了重罪的,然而他们的遭际难道不值得我们同情吗?不值得我们扼腕痛惜吗?还有,从广义上说没有谁天生就是罪犯,小说里绝大多数囚犯都不同程度地犯了法,犯法却也事出有因,有自身的原因,有家庭的原因,也有社会的原

因,但没有一个纯粹是被冤屈的,可以说这是非常态之下的常态。

**海南周刊:**您的意思,只是想通过看守所这样一个场景,集中展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,同时深入表达对人性的理解。

**蒋子丹:**是的。之所以选取看守所这样一个具有隐秘性的场所,是因为这里方便集合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人物,那些有特殊经历有故事的人物,让他们在常态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相交的命运轨迹,很自然地交叉甚至纠缠。跟监狱不同的是,看守所的囚犯一般案情还没有定论,命运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,有利于我施展笔墨。

**海南周刊:**据说是汶川大地震给了您强烈的写作冲动?

**蒋子丹:**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我必须强调的是,地震只是触发点而已,我要写的不仅仅是地震,甚至完全不是“5·12”地震,我想写的是一群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物,在非常状态下的作为和命运。

**海南周刊:**让人感兴趣的是,您的这部长篇完全是在网上完成,您用写作实践打通了传统写作与网络写作的分界线。能否根据您的体会,谈一下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的区别?

**蒋子丹:**说到这一点,我的确有些感触。我没有查过资料,也不知道关于“传统写作”和“网络写作”的分类,是在什么时候,由谁提出,怎么形成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不管是“传统圈”“网络圈”的写手,还是分属于这两个圈子的受众,都似乎认可了这种分类。

我发帖子问网友,所谓的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,区别到底哪里,有个叫“背多分嬷嬷”的网友做出过一番总结:“前者重语言,后者重故事;前者重写作技巧,后者重阅读快感;前者生怕不深刻,后者就怕装深刻;前者要文以载道,后者只想娱乐精神;前者多在乎自己的感觉,后者更在乎读者的感觉……”当时我觉得他(她)总结得挺全面,事后仔细琢磨,又觉得不尽然。比如说“前者要文以载道,后者只想娱乐精神”这一条。有多少“传统小说”通篇嘻皮笑脸甚至诲淫诲盗,不惜以下流娱乐读者?反之,网络上不是也出现过注重思想和艺术品位,并非以娱乐为第一要义的作品吗?也可能“传统写作”与“网络写作”之间,差别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。

**海南周刊:**在阅读《囚界无边》的过程中,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,您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品。口语的成分比较多,现实场景的描述也比较多,您怎样实现这种语言的转换?

**蒋子丹:**你说的是语感的问题。但凡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,语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,文章开篇,语感找到了,就好比拧开了自来水笼头,文字哗哗从里边流出来了,否则你将无所适从。

口语化的写作是我一直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一件事,没想到这次借助网络的平台做到了。网上写作给了我一种以往不曾有的感觉,觉得时时有一些读者就隐身在自己周围,听你讲故事,并随时都可能与你交谈。这个语境要求你不能自说自话,不能用文绉绉的书卷语,更不能是絮絮叨叨的梦呓,非得生动些再生动些,形象些再形象些。以我的体会,网络写作的语感和书面写作的不同之处,首先就是语言口语化的强制性。

蒋子丹深有感慨地说,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曾是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拥趸,对以审丑颠覆古典主义审美观的创举大加赞赏,也一心想用自己的创作来实践这种艺术主张,讥讽、调侃、怀疑、冷峭成为我的小说在那个时段的主调。可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,在耳闻目睹了更多丑恶和腐朽,亲身经历了更多冷漠和失望之后,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反而有了与之相悖的改变。这种改变让我越来越珍视目力所及那一切善良的人温暖的事,同时也越来越不满意现时太多的小说只专注于小人当道奸小坏盛行。作为写手,我们自己至少得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,相信善良不是一个传说,它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,存在于人们心灵的深处,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它,表现它。这个要求其实并不高。■

# 《关系》中的人

——石松茂长篇小说阅读后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王爱英

天津作家石松茂的长篇小说《关系》(重庆出版社,2011 年 10 月),描写的是官商之间的故事,出版社定位为官商小说。从文学层面观察,官商小说可能是不讨好的种类,它有点像官场文学、财经小说。因为,官场黑幕的新闻性、经营之道的技术性,是这类作品绕不过去的内容,而这些内容的描写,有可能弱化人物的塑造和文学性的发挥。尤其在当下,随着透明度的日渐公开,各种媒体包括网络的功能越来越多,无疑使官商小说受到一定影响。当然,小说比之新闻报道、影视剧,在于其人性、心灵、情感、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深度挖掘,一部好的官商小说,不仅仅限于描述经济领域里的关系。

在《关系》里,石松茂设计了一个冤冤相报的宿命:企业家江玉成与银行行长刘元新年轻时是情敌,前者击败后者与桂玉终成眷属,刘与江由此结怨,后来江玉成需要银行的巨额贷款,而刘元新企图吞并江玉成的公司,情场积怨转嫁到官商之战,刘报复江也是自然。刘的侄女黄晓依和名为秘书、实为女儿的曹玉芹,在期间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,两个女子成为江与刘官商角斗的筹码或情色间谍,黄晓依本来是带着刘元新的使命——夺取江玉成的公司,介入江玉成的,但是黄与江发生了令双方纠缠不开的感情,使最初的计划又与刘的女儿曹玉芹,也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戏。这里边你骗我、我坑你,尔虞我诈,循环往复,很契合传统叙事的故事情怀。最后,朋友背叛、女儿吸毒、情人自杀,江玉成涉嫌行贿出逃……

这些故事情节和各个角色,都紧紧围绕着核心人物江玉成发生、出现,换句话说,《关系》的特点是刻画了“关系”中的人——企业家江玉成。这是由一个瓦工发展起来的企业家,他有着鲜明的底层烙印和暴发户的特征,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中的一位,很有代表性。所以,善良朴实与贪婪狡滑在江玉成身上同在,他是具有双重品性的普通人。江玉成的贪欲,随着自身财富的提升不断膨胀,所以这位“成功人士”便像赶时髦一样有了情人,并以此为荣。江玉成看不惯刘元新的腐败行为,但他绝非反腐斗士,只是因为刘侵犯了他的利益,攫取了他的蛋糕。总之,在潜规则面前,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文化氛围中,江玉成没有砥柱中流的姿态,只是随波逐流。

江玉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招人喜欢。这样的角色,在文学人物画廊里恰恰是有价值的。我们的文化传统曾努力打造



《关系》封面

各类品德高尚的圣贤,或样板式的优秀人物,但此种道德楷模,不可能成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唯一。反之,当代文学创作也曾有过英雄矮化的经历,从大忠逆转为大奸,这未免有些绝对。在《关系》里,作家将江玉成这类既非大忠也非大奸的人物,塑造为小说的主角,更能体现人的复杂性和社会属性。书中不乏这方面的描写,如钱色交易:黄晓依趁与江玉成私会时让他在合同上签字,此时他已经丧失了警惕,在温柔乡中签字画押,谁知是个骗局,黄晓依用情色作武器,一举缴获了他 65% 的股份。直到后来,江玉成才恍然大悟,黄晓依和他的情人关系,并非男欢女爱那么简单,情场有时候是商战的另一种载体。用江玉成的话说,黄晓依是刘元新的一个棋子。现实就如此残酷。

《关系》通过江玉成大起大落的命运,展示了人性在社会腐败现象中的沉沦与挣扎,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。石松茂是贴近现实、关注民生的作家,他最近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(包括《关系》),笔锋楔入当下的诸多问题,从阅读中自会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脉动,和一个文学守望者的心灵。■